

创建大学校长学的探索

孟 东 方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摘 要:大学校长是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主体,创建以大学校长的实践经验与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学科体系,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聚焦新形势、新现象、新要求,开展高等教育学科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必然。大学校长学的创建具有深厚的实践发展与理论探索根基,大学校长学具有“1+1+3”的理论构架,是在分析大学校长学的现实基础、理论根基和学科创建的基础之上,对“什么人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发展什么样的大学、大学校长怎样发展大学”这一根本问题的系统回应。大学校长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理论创新与行动实践相得益彰、协同共进的产物。

关键词:教育强国;大学学科;理论创新;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4-0005-15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40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2]建设教育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根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则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要旨。现代高等教育演进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表明,大学校长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尤其是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愈发重要,以学科建设视野审视中国大学校长的经验现象,挖掘内在规律,成为以学科创新引领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输出强劲动力的题中之义。

一、大学校长学的提出

大学校长学以独立学科出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学术界持续推进理论探索,不断明确大学校长学内涵、外延、范畴的必然结果。

(一)大学校长学的定位

合理的问题必然有其产生、发展的时空场域,对问题进行准确定位,是分析剖解科学问题的基本前提。

收稿日期:2024-04-28

作者简介:孟东方(1964—),男,云南昆明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等。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阶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路径研究”(21AKS024);2021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大学治理体系创新理论与实践”(2021TBWT-XD28)。

1. 高等教育理论与生动实践的重要内容

在“两个一百年”相互交织、加速演进的态势下,高等教育在综合国力较量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世界高等教育的实践发展与理论突破进入到快速推进时期。目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1]进入关键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3]。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学术界对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探索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持续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的共振中,大学校长群体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办学治校中的关键角色,决定了聚焦大学校长现象及其内在规律学问体系的产生。

2. 大学内部治理的关键构成

在大学治理的实践进程中,以“大学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各种权力的分配、制约和利益实现的制度规定、体制安排和机制设计,集中体现大学管理的结构、运行及其规制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求”^{[4]18}为表现形态的内部治理体系,成为影响大学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因此,建立稳定的内部治理结构,理顺内部治理关系,优化内部治理体制机制,促进大学内、外治理的同频共振,成为现代大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大学校长的能力素质、思维格局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内部治理的科学开展,以大学校长为研究对象,对其成长发展、历史演进、实践锻炼等问题展开系统学理探究,自然成为大学内部治理学理探索的关键构成。

3. 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的专门学问

专业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特定主体在一定时期内,通过一系列学习和实践,逐渐符合专业标准、成为专门职业并获得相应专业地位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高等教育既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同时还积极参与到社会分工之中,为社会训练、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在这一过程之中,大学校长本身也将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不断走向专业化。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加速,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需求急剧增加的当下,大学校长的专业化、职业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因此,作为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的学理支撑,大学校长学的创建与发展业已成为必然。

(二) 大学校长学的内涵和外延

大学校长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什么人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发展什么样的大学、大学校长怎么样发展大学”这一重大命题,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及宽广的外延。

1. 大学校长学的理论内涵

大学校长学主要彰显了“大学”“大学校长”特别是它之所以为“学”的科学蕴含:一方面,“大学”作为“大学校长学”这一概念的关键构成,既是大学校长实践的载体,更为大学校长工作实践提供目标,进而为大学校长学的发生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大学校长”作为“大学校长学”的核心概念,构成了大学校长学的研究对象,认识大学校长的一系列经验现象并挖掘其内在规律,构成大学校长学学科活动的根本主旨。对“大学校长学”理论内涵的认识,需要重点聚焦在“学”,即学科概念上,而从学科构建的视角来看,大学校长学是一门以大学校长为研究对象,以其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作为内容^[5],通过对相关现象、发展趋势和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大学校长的成长成才一般规律、办学兴校基本规律、办学兴校与大学发展互动成效规律,进而有助于促进其建强学校班子、优化办学兴校流程、完善办学兴校方法、提升办学兴校成效的学科。

2. 大学校长学的理论外延

大学校长学的外延:一是大学校长学的预期目标,在于实现大学校长群体整合、协调工作内容,克服工作障碍,协调体制机制,实现大学领导、管理、教学、科研系统的协同运行,推动大学的建设。二是大学校长学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要素(即大学校长队伍)、客体要素(大学校长工作内容)、目标要素(大学校长工作的目标)等。三是大学校长学的变现过程,一方面在于将大学校长的经验现象上升为理论,另

一方面在于持续回应大学校长工作的具体问题,提升大学校长工作水平,夯实高水平大学的内涵支撑体系。四是大学校长学的实际成效,在于研究如何做好“两个飞跃”的工作,如何贯穿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如何遵循认识规律,从而进一步促进大学校长工作理论更趋于完善,大学校长工作的实践更加深入,大学校长工作的成效更加显著^{[6]31}。

(三)大学校长学的研究述评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大学校长相关的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热点话题。学术界在探索中逐渐积累起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为大学校长学的学科体系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研究的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大学校长学的专题研究成果,仅见笔者发表于《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2年第3期的《大学校长学: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下的新学科》,该文立足大学校长学创建的时代背景、理论体系、基本问题,对其学科体系进行了论述,建构了大学校长学的研究框架。学术论文方面,在中国知网以“大学校长”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得到3364条检索结果,其中北大核心及以上学术期刊成果为831篇,与本选题直接相关的成果达500余篇。学术专著方面,通过国家图书馆、超星电子图书馆等途径,以“大学校长”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得到86条检索结果,如《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李钟善,1989)、《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陆佳凡,2001)、《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务实》(黄俊杰,2006)等。学位论文方面,在中国知网以“大学校长”为关键词进行题名检索,得到13篇博士学位论文检索记录,以及102篇硕士学位论文检索记录。学术界目前对于大学校长问题的研究,主要遵循了理论、历史、实践三个方面的研究逻辑。

第一,理论维度上对大学校长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立足于具体的现实环境,对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主要特征、素质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是关于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的研究。学者们分别立足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7]、全球化^[8]、大学协同治理^[9]、高等学校战略管理^[10]、类型学^[11]等视角,对大学校长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多样、多变角色定位进行了探讨。二是关于大学校长主要特征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历史变迁^[12]、大学的不同层次^[13]、世界一流大学校长^[14]等视角并结合实证研究^[15],探讨了大学校长作为办学治校主体的主要特征。三是关于大学校长素质构成的研究。素质构成问题既是决定什么人能够成为大学校长的关键,更是决定如何做好大学校长的基础,为此学者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有学者认为,一流大学校长应当具有教育家、管理者、创新力、学者、互动家五个方面的素质^[16],有学者认为,大学校长的素质表现在学者气质、人格特征、关怀行为、结构行为、决策行为五个方面^[17],有学者则认为,全球化时代,大学校长应当具有高学历与扎实的教育科学知识,高学术水平、领导能力、经营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与改革创新能力,高思想境界与精神境界等素质。

第二,历史维度上对大学校长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对大学校长问题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也给予了关注。一是关于近代以来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对近代以来大学校长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认识问题^[18],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大学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辩证关联问题^[19],近代大学校长在大学经营中的管理理念问题^[20],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的历史经验问题^[21]等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二是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对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群体的教育改革问题^[22]、教育质量观问题^[23]、教育学素养问题^[24]、制度创建问题^[25]等进行了研究。三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研究。学者们着眼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高等教育的伟大实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大学校长的群体特征问题^[26],职业发展模式问题^[27],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校长角色与制度的变迁^[28]等问题展开了思考。

第三,实践维度上对大学校长问题的研究。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中,从实践维度上对大学校长如何办学治校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思考。一是关于大学校长能力发挥问题的研究。有的学者探讨了大学校长领导力的体系构建^[29]、困境对策^[30]、提升路径^[31]等问题,还有学者对大学校长执行力^[32]、胜任力^[33]等

问题进行了分析。二是关于大学校长机制建设问题的研究。学者们较多地聚焦了大学校长的遴选机制问题^[34],保障机制问题^[35]。三是关于大学校长评价反馈问题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大学校长分级评价指标^[36],以及评价过程中的困境对此问题展开研究^[37]。

2. 研究的总结

第一,研究的成果积累多,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探讨,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来,具有漫长的学术研究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界对于高等教育的学术探讨,也自20世纪50年代肇始,在中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与研究下,关于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积累起丰富的研究成果,涉及大学校长问题的多个方面,是具体时代环境下大学校长问题的学术结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筹推进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使得学术界更加聚焦于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相关学术问题的探讨,而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学校长的相关问题,则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域中的重点、热点话题,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频频出现。可以看到,当前学术界对于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深入探讨,为大学校长学的系统创建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二,研究的学术视野广,但鲜见基于学科视野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对于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探讨,不仅成果积累多,同时现有研究成果基于多样的学术视野,覆盖了理论、历史、比较、实践等多个研究维度,学者们立足时代特征、专业背景、政策走向等多重因素,推动了对于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学理认识不断走深、走广。但是,目前学术界鲜见基于学科视野的研究成果,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已经对大学校长的专业化问题提出了现实要求,同时学术界现有的学术积累,也使得创建专门的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具有了充分的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

第三,研究的学理挖掘深,但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不足。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从多个维度、视角展开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且对于一系列问题的学理挖掘较为深入,持续提升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水平。但是,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多基于特定维度、视角,使得对于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碎片化趋势,基于整体性逻辑、系统性研究大学校长问题的成果不多。

3. 研究的启示

第一,创建大学校长学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已经具备。学术界在对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持续探讨中,已经积累起丰富的成果,完成了对于大学校长问题内在学理的持续挖掘,而现有研究积淀,为创建大学校长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从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来看,发展高质量高等教育,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需求,使得开展对于大学校长问题的专门研究,创建大学校长学具备了现实基础。

第二,创建大学校长学需要遵循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逻辑。创建大学校长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摆脱碎片化的思维方式,以系统性的研究逻辑贯穿于大学校长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之中。大学校长学建设要落实系统观念,强化目标管理,突出建设实效。大学校长学的创建需要有效回应“什么人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发展什么样的大学、大学校长怎样发展大学”这一根本问题,而这也是创建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的根本逻辑遵循,围绕这一根本逻辑铺展次级逻辑,进而建构起相互联系、支撑的稳固学科体系。

第三,创建大学校长学需要持续回应中国现实、彰显中国特色。大学校长学的创建,需要以开放的视野,持续回应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国家战略部署、党的治国理政、时代前进潮流等所提出的一系列现实课题,充分保持与中国现实的信息交互。大学校长要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大学校长学的创建,是在当代中国场域下开展的学术实践,需要扎根中华文化沃土,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底色,体现鲜明的中国风格,坚持特色办学的基本原则。

二、大学校长学的创建历程

作为研究大学校长经验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学问,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的创建,是中国高等教育由

规模拓展向高质量发展转进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同时,笔者也在“干一行,学一行,研一行,爱一行”的思考和实践中,先后提出、创建、出版《大学生工作学探索》《大学工作学》,立足大学校长工作从更高的维度、更广的视野和更专业的视角审视现代大学治理问题,形成《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完成了“大学三学”的学术研究。

(一) 创建《大学生工作学探索》的思考

大学生工作学的创建是以大学生工作为研究对象和现实基点展开,并以构建有效的大学生工作系统为逻辑落脚,其理论体系主要涵盖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大学生的研究,着重是大学生的基本特征和特殊行为,大学生的学习与大学生的恋爱,即大学生工作的对象研究;二是大学生与环境的关系,重点研究了大学生与校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即大学生工作的环境研究;三是根据大学生工作对象的特征和大学生与环境的互动研究,着重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高等学校共青团工作和大学生的评价工作等工作行为进行研究,即大学生工作的行为研究;四是大学生工作质量的研究,它同大学生工作者的素质密切相关,所以大学生工作学就要研究工作者的素质;五是大学生工作的质量如何,要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估,就要研究对大学生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量化评估^[38]。

“大学生工作学是研究大学生的基本特征和特殊行为,按照大学生成长的一般规律及其教育、管理规律,对大学生进行针对性工作的一门综合性运用学科”^[39]¹⁷,大学生工作学所聚焦的研究对象,即大学生工作是一个系统,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不同的结构和层次,通过五个不同结构和层次的研究,要做好范围大、信息量大、内容复杂、人员众多、结构交错、形态多样的大学生工作,就必须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整体性原则,树立大学生工作的全局观念;坚持结构和层次性原则,协调大学生工作的内部关系;坚持目的性原则,加强大学生工作的目标管理;坚持最优化原则,制定大学生工作的最佳方案;坚持协同性原则,凝聚大学生工作的活力;坚持信息原则,重视大学生工作的信息反馈”,最终构建起大学生工作系统,实现大学生工作的科学化和最优化,支撑起大学生工作学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39]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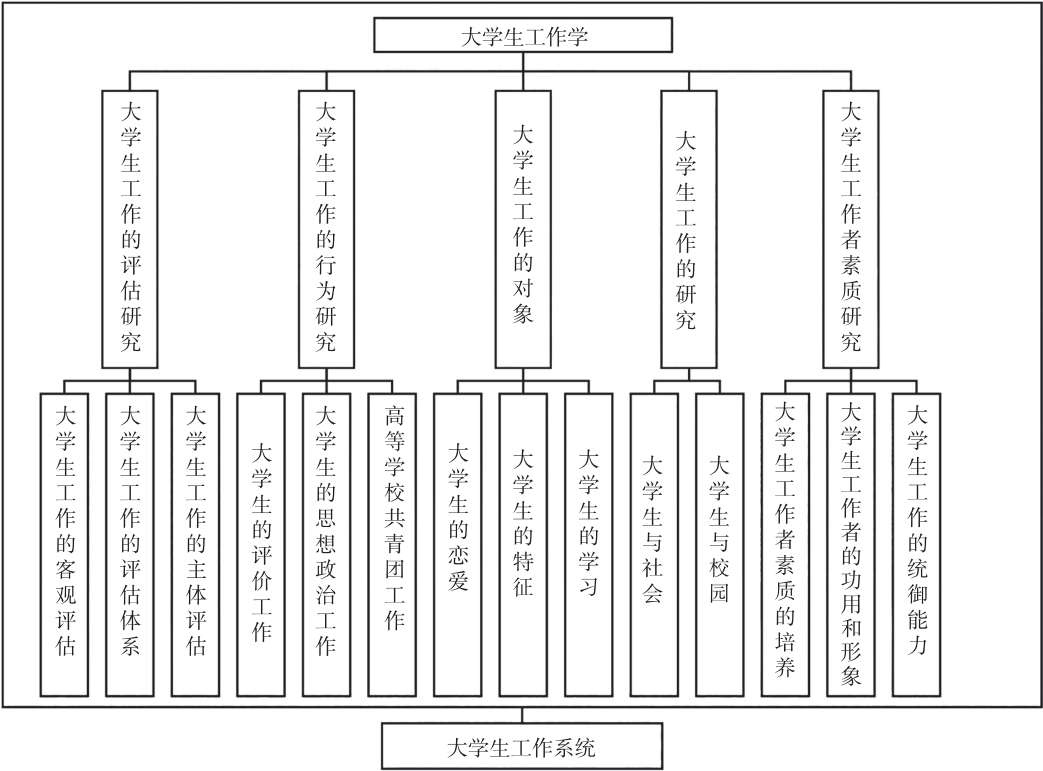


图1 《大学生工作学探索》逻辑体系示意图

(二) 创建《大学工作学》的思考

“创建大学工作学,就是要系统回答‘开展什么样的大学工作、怎样开展大学工作、大学工作开展的成效如何’这些基本且根本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创建大学工作学理论框架,主要体现在大学工作学的内涵深度、结构广度以及系统效度这三者的有机统一。”^{[40]60} 因此,大学工作学逻辑体系的构建,要旨在于从其内涵、结构与系统三个维度着手,充分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整体探究大学工作学的内涵、结构与系统三大板块及其内在关联。大学工作学就是以大学工作为对象,通过对大学工作现象、发展趋势和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揭示大学工作的客观规律,进而提高大学工作的效率。从学科属性来看,大学工作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它是以教育学、管理学为主干学科,是高等教育管理与系统科学、控制理论等的集合体,是利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大学工作实践进行理论指导的科学,它可以细化为多个分支学科,藉此形成一个大学工作的学科群^{[41]111}。

大学工作学的内涵,即阐释大学工作学的内涵与外延、标志和意义,是研究大学工作学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着眼点;大学工作学的结构,它由大学工作的目标、要素、过程、成效四个环节组成;大学工作的目标是指大学工作最终要实现的目标,解决“工作方向”问题;大学工作的要素是指大学工作开展中相互影响与关联的重要因素,解决“工作要件”问题;大学工作的过程是指制约大学工作进程的一系列因素和指标,是对大学工作轨迹的揭示,解决“工作路径”问题;大学工作的成效是指大学工作需要诸多涉及面广、上下统一的机制和流程,以评估促质量提升,解决“工作效果”问题;大学工作学的系统,是大学工作学的归宿,要着重解决五个问题:一是从指导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导,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察、审思、判断和解决我们遇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二是从学科创建上,全景式展现一个完整的有关大学工作学的系统工程;三是从研究视野上,注重对大学工作研究的系统宏观把握;四是从应用价值上,强调大学工作理论与现实结合,针对当前的关键问题作出学理上的论证和实践操作层面的设计;五是从方法体系上,在大学工作的研究与实践中融入系统科学的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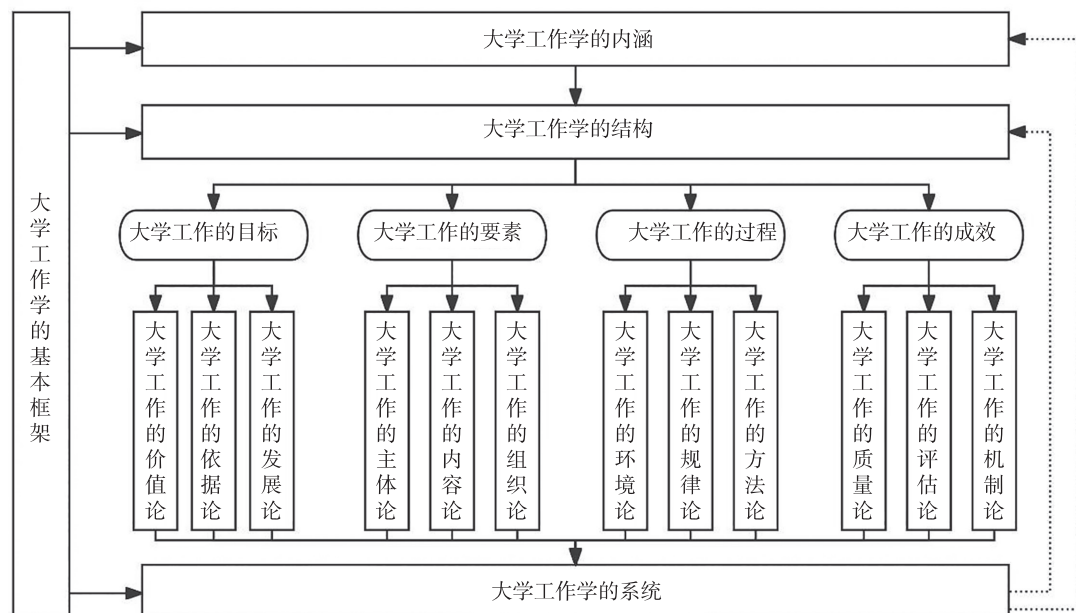


图2 《大学工作学》基本框架示意图

大学工作学的学科体系由学科内涵、学科结构、学科系统三个维度组成,每个维度彼此呼应、相互支撑、有机统一,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大学工作学。要把握整个大学工作学体系的框架,就必须立足学科

内涵、学科结构和学科系统等方面,切实把“大学工作学”作为贯穿其所有部分、联系其全部内容的“主题”来认识。三个维度分别系统地阐述大学工作学整个学科体系,其中,“大学工作学的内涵”是学理前提,“大学工作学的结构”是内容支撑,“大学工作学的系统”是综合运用。研究大学工作学首先要从内涵概述上解决大学工作学“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其次从结构解析上探讨大学工作“为什么目标、有什么要素、是什么过程、求什么成效”的问题;最后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待大学工作学“怎么建、怎么做、怎么用”的问题。

(三)创建《大学校长学》的思考

大学校长作为引领大学运行、发展的核心群体,其在现代大学治理实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目前我国学术界专题聚焦大学校长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十分缺乏,这与大学校长群体本身所具有的战略价值、地位、功能难以匹配。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展现出对构建专门的大学校长学的现实需求,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拥有众多的高等学校,大学校长群体数量大。据统计,“截止 2024 年 6 月 20 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 3 117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 868 所,含本科学校 1 308 所、高职(专科)学校 1 560 所;成人高等学校 249 所”^[42]。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至少应有 2 868 位校长;同时,按照一所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平均配备 5 位副校长计算,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至少应有 14 340 位副校长,正、副校长的数量总和为 17 208 人。可见,我国大学校长的现实样本体量已经能够支撑起专门学科体系的构建。二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时间长,担任大学校长的群体数量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1978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为 598 所,取 1978 年普通高等学校数与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数的平均值 1 733 所,按照 5 年一届任期,平均任期 1.5 届计算,改革开放以来 46 年间,担任我国高等院校校长的人数为 10 398 人;同时,按照一所高等学校领导班子配备 5 位副校长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院校至少应有副校长 51 990 人,正、副校长的数量总和为 62 388 人。所以,我国大学校长是一个具有较大体量积累,且与我国高等教育保持紧密互动的重要群体,建构专门的大学校长学具有历史发展基础。三是从任职的实际情况来看,根据《中国大学校长报告(2022)》显示,2022 年中国有 775 所公办本科高校,有 775 位大学校长,这些校长具有多样的背景和经历:其在年龄分布上,大学校长的年龄都在 41 岁以上,平均年龄约为 56 岁;在性别分布上,男性校长占绝大多数,有 92.88%,女性校长占 7.12%;在学科分布上,775 位校长中,学科归属为工学的校长最多,共 227 位,占比 29.29%;理学次之,104 人,占比 13.42%;第三为医学,共计 71 人,占比 9.16%。所属学科为教育学的校长仅 33 人,占比 4.26%,所属学科为哲学的校长仅 15 人,占比 1.94%,两者之和为 48 人,占比不到 7%。在学历分布上,775 位校长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校长为 479 位,占比 61.81%;拥有硕士学位的校长为 78 位,占比 10.06%;学历为本科的校长人数为 61 位,占比为 7.87%。在职称分布上,775 位大学校长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有 686 人,高达 88.51%;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为 5 人,占比为 0.65%;职称为讲师的校长有 2 人,占比 0.26%;未知数量为 82,占比 10.58%。在任职年限分布上,校长的平均任期年限为 5.17 年^[43]。根据上述统计测算,能够反映出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与历史积累。

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的创建,是从 2018 年 12 月笔者萌发创建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的想法开始,到 2022 年 5 月发表《大学校长学: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下的新学科》,立足大学校长学创建的时代背景、理论体系、基本问题,对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大学校长学主要回答“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致力于发展什么样的大学、大学校长怎样发展大学”这一事关新时代大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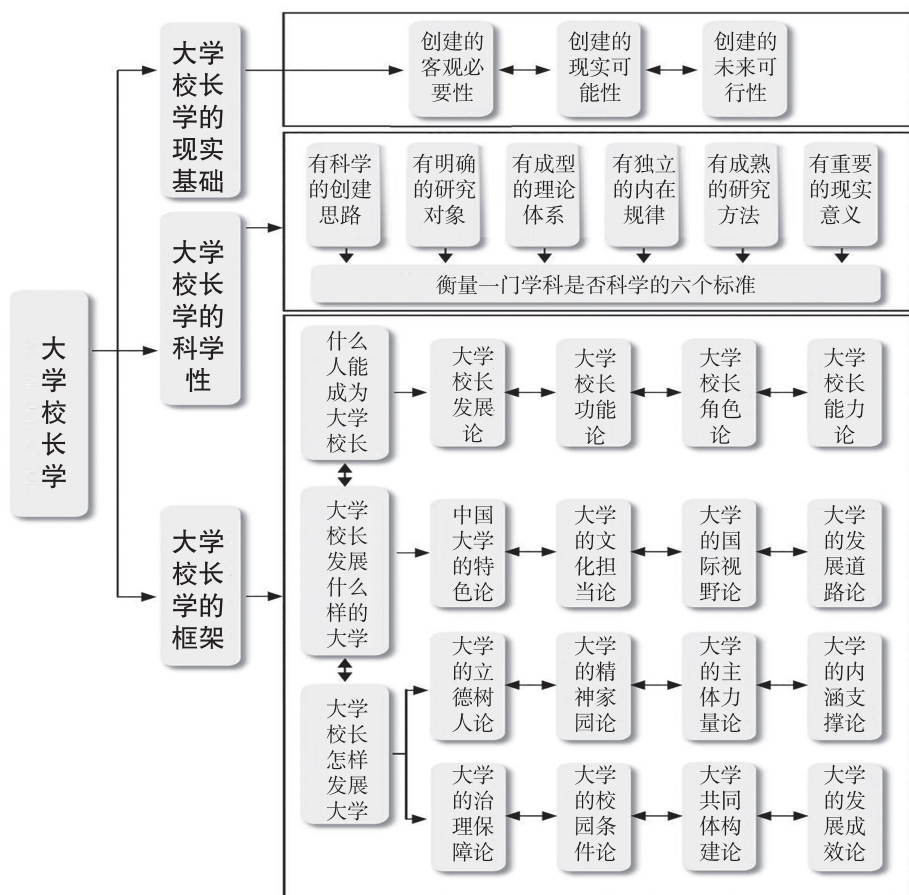


图3 《大学校长学》逻辑结构示意图

三、大学校长学的理论构架

大学校长学的理论体系创建,着眼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进程,立足中国大学治理的实践演进,在整体明晰大学校长现象的历史脉络、价值指向、内在规律及实践路向的过程中,建构起“1+1+3”的理论框架。

(一)大学校长学的现实基础

大学校长学的提出与创建,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具有坚实的客观必要性、现实可能性及未来可行性。

第一,创建大学校长学具有客观必要性。一是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是创建大学校长学的直接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对于大学校长群体提出了更为专业化、系统性的要求。因此,创建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承前启后,创新大学校长领导工作、提升大学综合影响力的必行之措。二是更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才是构建大学校长学的内在原因。能否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是衡量大学办学治校水平的根本标准,大学校长是带领大学践行使命、培养人才的引领者,是在大学办学治校过程中践行“国之大者”的掌舵人。因此,创建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具有极为深刻的内在动因。三是文化的交流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创建大学校长学的时代原因。大学校长作为领军者,是大学文化底蕴和历史沿革的重要符号。因此,创建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是更好彰显大学的文化本质,发挥文化传承、发展、交流职能,加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要求。

第二,创建大学校长学具有现实可能性。一是社会发展提升的需要,为创建大学校长学提供目标。

在大学与社会的辩证运动中,大学作为一个集教育、科研、管理、交流为一体的整体,离不开校长的带领。创建一个“科学、系统、务实”的大学校长学理论体系,也成为大学充分发挥其多样职能,引领社会发展的必然。二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创建大学校长学提供动力。当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更加立体,尤其是面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需要社会供给的有效满足。大学校长在高等教育事业乃至教育强国建设中作用独特,意义凸显,使得聚焦和深化大学校长相关研究大有可为。三是大学办学条件的优化,为创建大学校长学提供条件。我国高校办学环境的持续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高校各类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创建一个“科学、系统、务实”的大学校长学理论框架,展现大学校长工作的重要性,这在学科创建发展层面上具有现实可能性。

第三,创建大学校长学具有未来可行性。一是理论研究的推进,奠定大学校长学科学发展。目前,学术界关于大学校长工作的研究成果丰富,为从理论层面系统创建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二是主体发展的诉求,推动大学校长学快速发展。作为大学办学治校的核心主体,大学校长的内在发展诉求,成为系统创建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的内驱力,这既包含了大学校长个体发展需求对于学科创建的推动,更蕴含着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需求对于学科创建的支持。三是强国建设的擘画,期许大学校长学高质量发展。进入新时代,大学校长的重要性持续凸显,这一群体的专业素质对大学办学治校产生重要影响,能否培养出具有一流素质的大学校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因此,在大量经验现象与实践基础之上,创建系统的大学校长学,成为支撑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根基所在。

(二) 大学校长学的科学根基

大学校长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其具有明晰的构建思路、清晰的研究对象、成型的理论体系、独立的内在规律、成熟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深刻的整体性、系统性。

第一,大学校长学具有明晰的构建思路。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大学校长问题,创建大学校长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二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遵循。坚持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视野为支撑,推动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建构。三是以务求实效理念为关键。大学校长学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理论的升华,更要体现问题导向,重点关注预期目标、实际运用、探索创新等实效问题。四是以开放发展观念为动力。大学校长学作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新探索,也是一门科学的新兴综合学科,以开放发展作为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五是以质量结合研究为依托。既要“从质”的方面填补理论界的研究空白,实现“从无到有”,更要从“量”的方面优化现有理论体系,实现“从有到优”。

第二,大学校长学具有清晰的研究对象。一是大学校长学以大学校长这一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这里的“大学校长”既包含狭义层面上的一所大学的校长本人,还包含广义层面上大学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即校长与副校长,更包含对在岗大学校长的特指。二是大学校长学以大学校长工作现象与规律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是大学校长这一群体所面临的大学工作现象及其办学兴校与大学发展互动的规律性等,主要包括大学领导现象、大学工作现象、大学校长与大学工作互动现象以及其规律性等。三是大学校长学以大学校长工作平台与环境为研究对象。大学校长学的研究对象的客体就是大学这一平台,大学校长作为代表一所学校的领军者,是这所大学文化底蕴和历史沿革的旗帜与符号,必须关注大学校长工作所在地的环境与条件。

第三,大学校长学具有成型的理论体系。一是大学校长学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蕴。大学校长学的创建扎根中华大地,聚焦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根基,以系统科学为基础,从理论上系统回答了“什么人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发展什么样的大学、大学校长怎么样发展大学”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理论自强和理论自觉。二是大学校长学具有国际视野导向。大学校长学的创建坚持胸怀天下,在以中国为主的基础上融通中外,坚持以宽广的国际视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三是大学校长学具有发展道路的目标。大学校长学既是创新性的新学科,也是科学体系,所要形成的相关理论成果与实践指南,都有严格的质量控制。创建大学校长学要坚持走质量发展、内涵发展和创新发展之路。

第四,大学校长学具有独立的内在规律。一是研究大学校长本身的成才规律。大学校长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从大学校长角度出发的关于大学校长本身的发展和成才的规律。二是研究大学校长引领大学工作本身的发展规律。大学校长引领工作发展规律,就是在大学工作内在构成要素配置和组合作用的过程中反复出现,起着决定支配作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在大学工作实践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包括大学工作中存在的教育规律、教学规律、科研规律以及管理规律等。三是研究大学校长与大学工作互动过程的成效规律。在大学校长工作过程中,存在着大学校长与工作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促进互动,并存在着相应的客观规律。

第五,大学校长学具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大学校长学研究方法包括基本方法、综合方法和交叉方法。其中,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和一般的研究方法,前者主要包括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结构主义分析法等特殊定性研究方法,后者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咨询法等一般定量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方法主要指研究该学科要采用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运用各种理论、知识和方法、方式进行多维综合,科学研究和解释其中的各种现象,从而深刻揭示工作规律的方法;交叉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交叉学科基础上运用的,用于解决大学校长工作中遇见的实际问题,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的科学和新兴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等。

(三)大学校长学的核心命题

大学校长学在创建实践中,遵循着“什么人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发展什么样的大学、大学校长怎样发展大学”这一根本逻辑,旨在解决大学校长学学科体系创建最核心的“素质论”“价值论”“方法论”这三个关键命题。

1. 素质论——对“什么人能够成为大学校长”的回应

“什么人能成为大学校长”这一起始逻辑,主要聚焦于探究大学校长的主体素质问题。

第一,大学校长的发展。人们对于大学校长相关问题的认识持续积累、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以高等教育发展一般规律为根本引领,充分反映具体国别、历史文化实际情况的大学校长发展进程。对于大学校长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什么人能成为大学校长”这一问题的追问,需要充分把握大学校长的发展历程。因此,大学校长学首先聚焦大学校长的发展问题,以大学校长的发展论为主题,对中国大学校长与国外大学校长的发展史展开梳理、分析,既整体描绘大学校长发展历程的图景,更细致地刻画大学校长中国实践的特征形态,从而在对比中明确大学校长发展的启示。

第二,大学校长的功能。大学校长的功能问题,是明确“什么人能成为大学校长”的重要支撑。一是基于大学校长社会地位的形成、中国大学校长职能的完善以及大学校长工作职责的具体化,分析大学校长功能的生成依据。二是基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章程等对于大学校长功能的规定,探讨大学章程规定下的大学校长功能。三是从代表功能、规划功能、决策功能、组织功能、监督功能、保障功能六个方面着手,分析大学校长功能的主要体现。四是聚焦实践层面,立足大学校长的引领作用、领导作用、管理作用、示范作用,以及“引领、领导、管理”与“示范”的辩证统一,分析大学校长功能的充分发挥。

第三,大学校长的角色。大学校长应当具备和体现什么样的角色素养,直接关系大学办学治校的水平,更直接影响教育强国战略推进。大学校长学聚焦大学校长的角色:一是立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探讨大学校长的“办学兴校政治家”的角色。二是立足精神气质、专业品质、知识分析特质,探讨大学校长“办学兴校教育家”的角色。三是立足抢抓发展机遇、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设计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有效利用教育资源,探讨大学校长“办学兴校实干家”的角色。四是立足培育大学校长的开拓者意识、提高大学校长的开拓者修养、健全大学校长勇于开拓进取的制度体系,探讨大学校长“在发展中成为开拓者”的角色。

第四,大学校长的能力。综合能力是支撑大学校长实现办学治校各类具体目标的核心支撑。对于大学校长的能力问题的分析,是大学校长学的重要内容,更是理解“什么人能成为校长”的关键因素:一是从大学校长强基固本能力维度出发,分析大学校长的政治力、法治力和发展力。二是从大学校长的关键运行能力出发,分析了大学校长的领导力、执行力、亲民力和创新力。三是从大学校长的支撑保障能力出发,分析了大学校长的学习力、驾驭力和健康力。

2. 价值论——对“大学校长发展什么样的大学”的回应

“发展什么样的大学”是大学校长学的逻辑展开,是从价值指向的维度上,聚焦于工作对象发展的应然状态,探讨大学校长的实践目的。

第一,彰显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逻辑。大学校长学旨在充分明确中国高等教育“何以独特”“有何独特”及“特色彰显”等问题:一是从中国大学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国大学特色鲜明,探析中国大学的中国特色。二是从突出彰显特色责任、全面彰显五大职能、在担当职能责任中实现特色发展,分析中国特色的大学职能责任。三是从大学校长在大学特色发展中的担当,大学校长要建设有特色的大学,大学校长要引领大学实现特色发展,探讨大学校长引领中国大学特色发展。

第二,体现文化担当。中国大学校长所要发展的大学,必须体现坚实的文化担当,践行“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文明、现代文明”^[45]的新时代文化使命:一是从大学文化概述、大学是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大学校长引领大学文化发展方向,探讨大学文化引领大学的发展方向问题。二是从大学文化建设需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要求,大学校长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发展,探讨大学文化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三是从弘扬大学精神文化、完善大学制度文化、规范大学行为文化、建构大学物质文化、营造大学环境文化,探讨大学校长要健全大学文化体系的问题。四是从大学文化软实力概述、大学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大学校长提升大学文化软实力探讨大学校长要致力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问题。

第三,培育国际视野。中国大学的发展既要立足中国,更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姿态,以国际视野把握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潮流,通过交流合作不断汲取国际经验。大学校长学对大学国际视野论的探讨:一是阐释大学国际视野的基础理论问题,从大学国际视野的理论概述、中西方大学国际化历程、大学国际化的价值进行分析。二是树立大学国际化的主要内容,从大学发展理念战略的国际化、大学教师与学科的国际化、大学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进行分析。三是大学校长推动实现大学的国际化发展,从大学校长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大学国际化、树立正确的国际办学理念、推动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原则要求、推动构建大学国际化办学的新格局展开论述。

第四,走好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46]¹² 走好发展道路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大学办学治校的理想状态。大学校长一是立足科学发展之路、内涵发展之路、创新发展之路对大学发展道路进行探索;二是聚焦价值维度,分别展开对于走科学发展之路、走内涵发展之路、走创新发展之路的意义探究;三是定位实践维度,分别论析大学校长引导大学走好科学发展之路、走好内涵发展之路、走好创新发展之路的实践策略。

3. 方法论——对“大学校长怎么样发展大学”的回应

“怎样发展大学”是大学校长学的逻辑落脚点,旨在从实践方法论的层面,探讨大学校长如何推动大学发展,实现大学各类资源的整合与运转,完成大学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的协调共进,应对大学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等。

第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学校长办学治校根本上也是服从和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一是从高等教育根本任务之“立德”、高等教育根本目的之“树人”,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办人民满意的大学,分析对教育初心和使命的坚守问题。二是从坚持党对大学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坚持始终扎根中国大地办高等教育,分析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问题。三是从坚持以本为本,深化教育教学内涵提升、深化教学教育改革,推动质量标准提档升级、注重发展,构建现代化高质量大学教育教学体系,分析狠抓大学教育教学问题。四是从立德树人机制的主要内容、立德树人机制的主要特征、大学校长推动立德树人机制不断运行优化,分析大学校长着力完善立德树人机制问题。

第二,涵养大学共有精神家园。大学既是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重要集聚地,更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关键生产地,其在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中的中转枢纽地位,使得其对于大学精神文化涵养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从大学办学理念的内涵、价值特征作用、新时代大学校长传承弘扬大学理念,探讨大学校长要坚持大学办学理念的问题。二是从“立体式大思政”工作格局概述、框架设计、推动构建“立体式大思政”工作格局,探讨要构建“立体式大思政”工作格局的问题。三是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内涵、大学校园和谐文化氛围的特点与价值、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氛围的措施,探讨要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氛围的问题。四是从引导大学师生要不断提升内涵,弘扬“学气”、以丰富人生的厚度,保持“静气”、以刻就人生的深度,锤炼“勇气”、以磨砺人生的硬度,涵养“大气”、以提升人生的高度。五是要引导学生“爱校、成才、跟党走”,教职工要“爱岗敬业、爱生如子、爱校如家”,校友要“心系学校、热爱学校、支持学校”。

第三,塑造凝聚大学主体力量。大学校长作为大学各方面主体力量的关键组织者与引领者,需要在充分把握大学主体力量内涵、构成、关联的基础上,推动大学主体力量的有效凝聚。一是立足大学主体力量是支撑大学内部治理多方面力量的总和、大学主体力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联、大学主体力量的发挥是一个系统工程,探讨大学主体力量的理论内涵。二是立足大学生、大学教师、大学管理者,探讨大学主体力量的基本构成。三是立足“同群协作”关系、“多向互动”关系、“三元同构”关系,探讨大学主体力量的内在关联。四是立足思想统一“凝聚”主体力量、发展完善“优化”主体力量、制度建设“激发”主体力量,探讨大学校长发挥主体力量的路径。

第四,构筑大学关键内涵支撑。大学校长对于“以什么来支撑大学内涵式发展”问题的回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发展方向、模式等问题。一是从大学内涵支撑的概念、特征及其重要性着手,对大学内涵支撑展开论述。二是从学科、人才、科研三者联动的概念、辩证关系及其重要性着手,探讨大学的内涵支撑,要求学科、人才、科研三者联动的关系。三是学科发展是大学的内涵支撑的引领,要以学科发展为引领,聚焦学科建设重点,整体提升学科水平。四是人才培引是大学发展的核心,高水平的大学需要高端人才,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需要高端人才,大学的创新发展需要高端人才驱动。五是标志性科研成果群是指具有代表性的覆盖科研立项、学术论文、成果转化、社会应用等科学研究实践全场景、全链条的系统性科研成果集群,标志性科研成果群是提升大学教师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大学获取高品质内涵支撑的关键。六是从具体实践的角度,探讨大学校长在大学的内涵支撑中的角色、大学校长引领学科建设、高端人才培引以及打造标志性科研成果群等问题。

第五,提高大学内部治理水平。提高大学内部治理水平,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大学校

长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一是探究依法治校是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问题,从依法治校是高等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关键环节、高等学校依法治校的贯彻落实。二是分析以现代化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推动治理保障工作问题,从现代化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以现代化大学治理运行机制提供大学治理保障、大学校长推动大学治理保障工作的现代化。三是聚焦构建现代化大学治理保障工作机制链的问题,从大学治理保障工作机制链概述、构建大学治理,保障工作机制链的总体思路、大学校长要推动构建大学治理,保障工作机制链。

第六,完善大学功能配套条件。大学校长在完善大学功能配套条件这一项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是从大学校园建设的范畴、重要性和作用,对大学校园条件问题进行论证。二是对大学校园建设的原则和内容进行分析。三是就大学校长在大学校园建设中的角色、引领大学校园建设的原则以及方法等问题进行探究。具体来说,大学校长要构建“绿化、美化、亮化、文化、数字化”校园。一方面,从大学的“有形校园”建设来看,大学校长需要抓住“绿化、美化、亮化”三个重点,既要实现校园“绿化”,构建大学校园的良好生态环境,为师生员工提供舒适的生活、学习、工作整体环境;还要实现校园“美化”,通过合理的环境设计规划,科学布局大学校园的功能结构、景观搭配、区域联动等;更要实现校园“亮化”,将亮化校园与安全校园建设紧密结合,在通过亮化工程实现校园景观美化的同时,以亮化工程便捷校园师生、员工出行。另一方面,从大学的“无形校园”建设来看,大学校长需要重点把握“文化”与“数字化”两个重点。既要通过“文化”建设,赋予大学校园环境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提升校园文化品质;又要通过“数字化”建设,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教育”“区块链+教育”等诸多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应用于校园场景之中,提升大学校园的网络信息化水平与数字数据化品质,赋予大学校园建设以强烈时代感。

第七,激发大学发展进步合力。对于大学发展进步合力的探讨,本质上也就是对于大学共同体构建的探讨,能够打造现代大学发展进程中的共同体,成为大学校长的重要工作。要在大学形成“奋进共同体”,加强“全员参与”共建大学。一是基于学习、教师、学术与大学发展共同体,探讨大学共同体的内涵。二是基于对学习共同体、教师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大学发展共同体的特征分析,探讨大学共同体的特征问题。三是基于对学习共同体、教师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大学发展共同体的作用认识,探讨大学共同体的作用。第四,探讨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共同体的实践构建问题。

第八,彰显大学办学治校成效。大学办学治校成效的彰显,需要依托评价实践的有效开展:一是基于本科教学评价、学科建设评价、高端人才评价、科学研究评价以及国外大学评价,探讨政府主导的大学评价问题。二是基于国外大学社会评价的发展与体系、我国大学社会评价的发展与体系,探讨第三方机构主导的社会评价问题。三是大学校长要“培育名生、塑造名师、打造名气”。“名生”是核心、是使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直接结果,是大学制定政策,谋划工作的立足点,是办学治校的逻辑起点;“名师”是关键、是保障,是培养名生的重要条件和资源,是办学治校的依靠力量;“名气”是目标、是归宿,是名生名师带来的影响,彰显的成果,是办学治校的逻辑终点。“名生”为“名师”“名气”夯基,“名师”为“名生”“名气”固本,“名气”为“名生”“名师”培元,三者相互支撑,互为条件,是衡量大学发展成效的重要元素,是大学建设发展的有效路径,也是大学办学成效的体现,要积极探讨大学校长以“三名”为标志提高大学的声誉性综合评价问题。

四、结 语

大学校长学理论体系创建能够实现从无到有,从初步构建到整体拓展、走向深化,根本在要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土壤中。大学校长学的理论体系创建是与重庆师范大学办学治校

实践的同频共振。全体重师人在以“奋进共同体”为目标的努力下,通过近五年半的生动实践,为大学校长学提供了典型的经验,而大学校长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和形成,也为重庆师范大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理论动力,推动重庆师范大学各方面工作取得全面成效。在笔者担任重庆师范大学校长的五年半时间里,经过每年的第三方评估,重庆师范大学在校友会排名从2018年224名升至2024年175名,上升了49位;重庆师范大学的软科排名从2018年270名升至2024年214名,上升了56位。实践之源不竭、理论之树常青,大学校长学将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扎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完善自己、指导生动实践、提升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2024-07-19(01).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 人民日报,2023-05-30(01).
- [3]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N]. 人民日报,2021-04-20(01).
- [4] 顾海良.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J]. 中国高等教育,2010(Z3):18-20.
- [5] 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N]. 中国教育报,2014-10-16(01).
- [6] 孟东方,等. 大学工作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7] 毛建青.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中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研究[J]. 高校教育管理,2016(06):17-20.
- [8] 陈艳. 全球化时代中国大学校长的角色、素质与科学选拔[J]. 江苏社会科学,2011(05):243-248.
- [9] 缪文卿. 大学校长在大学协同治理中的角色定位[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1-8.
- [10] 杨延东. 大学校长在高校战略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J]. 高等教育研究,2007(06):44-49.
- [11] 靳天宇,王拓,刘惠琴. 大学校长角色类型与变迁趋势[J]. 中国高教研究,2023(01):27-34.
- [12] 王丛漫,邹宏美. 大学校长职业化历史变迁及其本质特征[J]. 河北学刊,2015(05):204-208.
- [13] 莫玉婉. “985工程”大学校长的身份特征、素质能力及遴选方式[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2):82-87.
- [14] 牛维麟. 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特征及其启示[J]. 中国高等教育,2003(22):26-27.
- [15] 姚利民,尹航. 我国知名大学校长个人特征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103-107.
- [16] 牛维麟. 一流大学校长素质谈[J]. 中国高等教育,2004(24):20-22.
- [17] 许晓东. 大学校长素质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1993(04):19-26.
- [18] 纪宝成,李立国. 近代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对中国教育传统的认识[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04):23-29.
- [19] 靳宇倡,刘钰. 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大学的核心价值观[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S1):23-27.
- [20] 刘汉韬,冯文全. 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在大学经营中的管理理念与实践智慧[J]. 大学教育科学,2008(01):79-83.
- [21] 吴立保. 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基于大学校长视角[J]. 江苏高教,2010(01):54-57.
- [22] 贾小壮. 试论民国前期大学校长群体的教育改革[J]. 社会科学战线,2013(06):260-262.
- [23] 李汉学. 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质量观[J]. 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02):44-53.
- [24] 李忠,樊一搏. 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学素养[J]. 高等教育研究,2017(07):87-94.
- [25] 王一然,郭婧. 民国初期大学校长制度的创建——以“壬子学制”“壬戌学制”颁布实施为背景的考察[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08):56-63.
- [26] 张正峰,刘晶.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大学校长群体特征分析[J]. 教育与教学研究,2023(01):96-106.
- [27] 王飞,王运来. 新中国的大学校长职业发展模式:基于政府话语的分析[J]. 现代教育管理,2018(05):68-73.
- [28] 陈运超.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学校长角色与制度的变迁与反思[J]. 复旦教育论坛,2009(01):48-52.

- [29] 马龙海. 大学校长领导力体系构建的探索性分析[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11): 14-20.
- [30] 吴康宁. 角色困扰: 影响大学校长领导力的重要原因[J]. 探索与争鸣, 2015(07): 51-53.
- [31] 闫拓时. 当代中国大学校长领导力研究初探[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03): 3-6.
- [32] 董险峰. 研究型大学校长执行力模型建构及其优化路径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2(02): 30-33.
- [33] 刘新军, 许放. 我国行业特色型大学校长胜任力模型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3(10): 60-64.
- [34] 宣勇, 郑莉. 大学校长遴选与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08): 23-44.
- [35] 陈金圣. 大学校长之法定权责、履职路径与保障机制[J]. 教育发展研究, 2016(23): 8-14+33.
- [36] 张玥, 卢晓中. 我国大学校长角色发展的影响因子及评价研究[J]. 高教探索, 2020(12): 5-9.
- [37] 刘晶玉, 任嵘嵘. 大学校长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1): 68-73.
- [38] 孟东方. 大学生工作学探索[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39] 孟东方. 论建构有中国特色大学生工作学的理论体系[J].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2(03): 7-12.
- [40] 孟东方, 李天凤. 创建大学工作学, 拓展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视域[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5): 59-65+176.
- [41] 孟东方, 李天凤. 大学工作学的创建与学科建设[J]. 重庆社会科学, 2012(12): 110-118.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全国高等学校名单[EB/OL]. (2024-06-21) [2024-06-29].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03/202406/t20240621_1136990.html.
- [43] 重磅! 中国大学校长报告(2022), 发布[EB/OL]. (2023-01-30) [2024-04-28]. https://roll.sohu.com/a/635475420_121252874.
- [44] 孟东方. 大学校长学: 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下的新学科[J].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 2022(05): 93-105.
- [45]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 [4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An Explor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Meng Dongfa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presidents are the core subjects of modern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discipline system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internal laws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i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necessity to focus on the new situation, new phenomena and new requir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Chinese-style modern educational power, and to carry out discipline inno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hip has a profound foundation of prac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 theory of university president h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1+1+3”, which is a systematic response to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o can become a university president, what kind of university president develops, and how can a university president develop a university”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discipline cre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hip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synergy betwee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action.

Keywords: education power; university discipline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ractical exploration

[责任编辑: 左福生 邹柳馨]